

# 庆贺中国物理学会成立 60 周年

王 殖 东<sup>1)</sup>

(北京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,北京 100081)

今年 8 月是中国物理学会成立 60 周年的喜庆日子,我代表本刊在此向中国物理学会表示衷心的祝贺!并向中国物理学会全体会员道喜!

在我国物理工作者队伍壮大的今天,饮水思源,不由不令人思念起老一辈的物理学家们的功绩。他们是本世纪 20 年代前后出国留学,攻取物理学位的一批莘莘学子。他们学有成就后,不贪求享受,回国报效中华民族,恢宏祖国事业,成为中国物理学事业的拓荒者与奠基人。这些青年学者在当时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们的培育下,具有高水准的物理素养、敏锐的学术洞察力、孜孜不倦的求知欲和循循善诱的育人观。他们陆续归国后,先后在北京、南京、天津等地建立了一些大学的物理科系,造就了一批批的优秀人才,尔后成为中国物理事业各分科学术领域的领航员。他们带起了下一代人才,终于在 50,60 年代为中国物理事业的发展,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成就。

早在草创中国各大学物理科系培养学生的同时,在边科学研究、边教书育人的情况下,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物理学者就开始了物理事业的长远规划,于 1932 年 8 月组织起了中国物理学界的第一个学术团体——中国物理学会。建会之初,就制定了两项明确的目标:一是提高物理学术研究水平,二是促进物理学在中国的普及。尔后的历史证明,此目标已达到。

中国物理学会成立 60 年来,会员们同心同德,一心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,使自然科学的先导学科——物理——在中国扎根、发芽和开花,在几代人为促进物理学事业发展而奋斗的过程中,会员在学会工作中始终保持了不争名、不图位、举贤荐能,不分乡、不分派,智者多劳,谦恭

礼让,为了推动物理界出成果及出人才而在默默奉献自己。值此良辰,我祝愿中国物理学会继续保持这一优良学风的传统,永远保持这一和谐的友谊之家的风范。

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之初,开宗明义地宣称目标是提高中国物理学术水平。事实说明,中国物理学界经过 30 年代初创时期、40 年代流离时期、步入 50,60 年代发展时期,直到 70 年代末、80 年代的壮大期,我国物理学术论文在国内已占有学科优势。以 1989 年从 SCI,ISTP,ISR, EI 等检索期刊所收录的十个学科论文数所占比例,可见端倪。物理占 19.11%,电子电讯占 10.23%,化学占 9.52%,医学占 7.20%,金属学、金属工艺占 5.86%,化学工业占 4.39%,数学占 3.58%,冶金占 3.36%,机械仪表占 3.18%,力学占 3.05%。中国物理学会会萃人才,组织学术会议,创造出版园地,起了倡导进取、创新精神,孕育学科队伍的作用。抚膝思今,祝愿学会永远起提高学术水平的大学的作用。

学会每年组织数十次大型学术会议,从中锻炼了物理工作者严肃的科学学风,增强了创新意识,提高了发现、发明的自信力,坚定了踏实工作的毅力,迸发了在国际会议上展露才华的欲望。这对中华民族自立于国际学术之林起了锤炼作用。我祝愿学会在培育中、青年一代参加学术交流上继续发挥演习所的锤炼作用。

老一代的会员既是科研工作者,又是教育工作者,一贯重视物理教学的优良会风一直贯彻至今。近年入会会员中中学教师人数减少,这是应引起警觉的。我热诚希望学会在新形势下

1) 《物理》杂志主编。

# 怀念叶企孙老师

任之恭<sup>1)</sup>

叶企孙先生于1921年在哈佛大学 W. Duane 教授指导下测定普朗克常数值  $h$ , 测得的  $h$  值为  $6.556 \pm 0.009 \times 10^{-27}$  尔格·秒[1986年标准  $h$  值为  $6.6260755(40) \times 10^{-27}$  尔格·秒]。其后叶先生在 P. W. Bridgman 教授指导下做博士论文<sup>2)</sup>, 论文题目是: “The Effect of Hydrostatic Pressure on the Magnetic Permeability of Iron, Cobalt and Nickel”。该文于1925年发表在 “*Proc. American Academy*” 第60卷第503页上。

叶先生1923年离开美国, 1924年回国, 1925年创办清华大学物理系。我于1925年至1926年间在梅贻琦先生班里攻读物理, 未能受到叶先生的直接教诲, 不胜遗憾。幸而听到过叶先生的公开演讲。他在讲演中用强调的语气预言说, 当时刚萌芽的“波动物理”(wave mechanics) 必然成为将来的主流物理学。

1934年, 我被荣幸地被聘为负有盛名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, 该系里除叶先生为系主任外, 还有吴有训、周培源、赵忠尧、萨本栋等人, 阵营非常强大。我在系里教过无线电、电磁学及初级量子力学课程。我除教书外, 和叶企孙先生个人接触并不太多。

1937年7月间,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, 靠叶先生的男工友驾车, 把我送到西直门, 进北京城后, 我与陶葆榭女士结婚。那晚日军占据北京, 情况非常紧张。北平沦陷后, 我们辗转到达昆明, 在这里一共呆了八年。当时清华大学的大

部分教授都在昆明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(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联合而成)教书。我自己有一小部分时间在西南联合大学教书, 大部分时间是在清华大学单独设立的特种研究所做研究。叶企孙先生就是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的主任。

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有五个部分: (1) 金属研究所, 吴有训为所长, 研究各种合金结构及金属物理学; (2) 无线电研究所, 任之恭为所长, 研究半导体理论、真空管制造技术、电路理论及应用技术; (3) 农业研究所, 汤佩松、戴芳兰、刘崇乐分别研究植物生理、植物病害、植物虫害; (4) 航空研究所, 庄前鼎为所长, 该所在江西南昌有一个大型风洞, 用于研究航空机件的动力学; (5) 国情普查研究所, 陈达为所长, 研究中国的人口经济等各种问题。金属研究所、无线电研究所和农业研究所内有若干研究教授及助教研究员, 实验室在昆明西北外郊的大普吉。当时叶企孙先生直接指导五个研究所制定研究目标及各项运筹问题, 他在大普吉有个办公室。

总的说来, 叶企孙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物理

1) 现为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顾问, 清华大学名誉教授。现年87岁, 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。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所长, 深受学生和年轻教师敬重——编者注。

2) 这篇论文在哈佛大学物理系及 Widener 图书馆都未能找到, 作者花了不少时间, 最后在国家档案部(National Archives) 才找到叶先生的论文, 论文后附有一份影印本(该文影印后于数年前寄给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胡升华先生)。

抓紧把学会办成提高教学质量的咨询和交流中心。

我国是世界人口的大国, 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关系国家四化大业的大事。物理知识的普及, 建立物理对高、新科技的产生和发展具

有推动力的共识将会造成科技兴国、科技兴省、市的巨大潜在力。这是物理界的义不容辞的义务, 祝愿学会普及工作更上一层楼, 能起全天候的传播台的作用。